

中产阶级危机是更大的危机

“占领华尔街”蔓延成为美国全国性的抗议运动，这是美国中下阶层争取就业权利，向华尔街金融资本发出呐喊的一次斗争。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的中产阶层向下塌陷，放大了美国的财富之殇。美国中产的塌陷表面上看似乎是一次金融危机的摧毁，然而更深层次看，财富分配机制严重失衡才是根本。

张莱楠

“占领华尔街”目前已经蔓延成为美国全国性的抗议运动，这是美国中下阶层争取就业权利，向华尔街金融资本发出呐喊的一次斗争。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奥巴马曾经倾全力拯救华尔街金融机构，挽救濒临崩溃的经济，及推动健保改革，但对于直接冲击中产阶层生活的失业等问题，奥巴马却束手无策。不断攀升的失业率以及沉重的债务负担使美国中产阶级正在面临坍塌的危机，这对美国经济而言无疑是致命性的打击。

上世纪以来，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一度成为美国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然而这种趋势近些年来却发生了逆转，经济增长的收益流向了富人阶层尤其是富人中的巨富阶层。90%的美国家庭的收入从1973年开始几乎没有增长，与此同时，最富有的1%美国人的收入却增加了3倍。更糟糕的是收入流动性的减少，这意味着社会中下层的人改善收

入状况的机会减少。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不断攀升的失业率以及沉重的债务负担使美国中产阶级正在面临坍塌的危机，橄榄型社会有向“M型社会”演变趋势。

此次经济危机给中产阶级带来更加沉重的打击，危机抹掉了5万亿养老金和存款，家庭资产负债表严重受损，多达200万家庭由于无力支付房贷而失去住房，美国中产阶级的人口数量就以惊人的速度大幅下降，2010年的中产家庭收入掉到49445美元，和1997年处于相同水平。数据显示，中等收入的工作已经逐渐从美国经济中隐退，2010年，美国中等收入工作所占比例已经跌至42%，低于1980年该比例52%十个百分点。中产的流失也使得美国国家竞争力开始下滑，根据世界经济论坛授权本刊发布《2011-2012年全球竞争力报告》，美国排名3年来持续下降，美国迫切需要为重振国家竞争优势做更多的事情。

美国中产的塌陷表面上看似乎是一次金融危机的摧毁，然而更深层次看，财富分配机制严重失衡才是根本。应该讲，财富分配的失衡是美国长期片面追求更繁荣的经济和美国在世界上竞争力的提高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华盛顿自由派智库美国进步中心的经济学家希瑟·鲍施伊说：“过去的30年中，美国的经济增长只是‘养肥’了那些站在收入阶梯顶层的人。目前美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并非是几只‘肥猫’把美国的收入水平抬高了，而是余下的大部分美国人几乎看不到自己收入能增长的机会，甚至是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工资因通货膨胀一年一年往下掉。”

可以说，是美国社会的财富分配机制使得“肥猫更肥”。21世纪初，美国的经济衰退将贫富差距的壁垒越筑越高。精英集团控制着国家经济，抛弃民主，独断专横，滥用权力，为所欲为，美国已经从自由资本主义走向权贵资本主义。

一方面，经济社会的主导权总是由小部分精英阶层掌控，财富统治是美国财富史上不变的规律。富人在精英化过程中，占据特权收益，甚至控制选举，使政治沦为为自身利益集团服务的工具。民主在被操控的政治环境中遭受着严重的威胁和破坏，穷人的利益诉求可能无法寻得有效的渠道，于是富人越富，穷人越穷。

另一方面，过度的金融化往往是经济霸主衰退的开端。当一国的制造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投资家们开始寻觅更多

的投资热点，各个年代的财富大亨们最终的选择都惊奇地一致指向了金融业。短期游资和风险投资开始在国内外大规模游走，金融化的程度越高，资产越可能迅速膨胀，于是投资等轻松赚钱的方式受到了制造业商人的追捧，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由于偏低的收益率被遗弃，介于穷人与富人之间的中产阶级群体开始压缩。

当前人们普遍担心，失去中产阶级的消费动力，美国经济复苏将遥遥无期。为了拯救在危机中越陷越深的中产阶级，2009年2月奥巴马政府组建了由副总统拜登领导的专门机构“中产阶级劳工家庭特别小组”，研究为美国中产阶级特别是下中层提供支持。现在奥巴马提议向富人增税，以确保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富豪所缴税率不低于中产阶级，这也许是一个好的信号。然而，美国如果不改变金融资本掠夺国家财富的本质，不重振美国中产阶级和国家竞争基础，那么财富之殇可能会越来越大。

对于中国而言，壮大中产阶层同样是一个刻不容缓的战略性命题。因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橄榄型社会”转型，毕竟只能靠中产阶层，而这需要更多的在财富分配机制上做文章。

（作者系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副研究员）

焦点评论



温州政府出手救中小企业

刀款催逼如魔咒，温州企业灰溜溜。公司借款搞投资，官方出钱来施救。本是市场马上侠，竟扮政府手中猴。改良民间高利贷，阳光运作弊自休。

赵乃育/漫画
孙勇/诗

推人民币汇率法案凸显美国经济治理黔驴技穷

王勇

10月3日，美国参议院投票程序性通过了2011年货币汇率监督改革法案”立项预案。该法案将操纵汇率与贸易补贴绑定，矛头直指人民币汇率。该提案的发起者之一，密歇根州民主党参议员斯塔比劳称，中国的汇率操纵直接影响了美国就业。按照美国的法律，美国财政部是判断哪些国家通过操纵汇率来获得不正当竞争优势的机构，但有国会议员认为财政部在最近几年虽然发现了一些国家货币被低估，财政部却不愿意将一些国家视为汇率操纵者。如今，一旦人民币汇率法案生效，就意味着美国任何行业如果能够证明其因美国低估汇率而受到该国进口商品的“实质性损害”，就可以向这类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

近些年来，美国极力强调用经济战略来指导美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奥巴马上台以来，对美国的经济战略又进行了所谓激进性调整。无论是美国的产业战略、贸易战略还是金融战略，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借助美元的货币霸权来充分利

用世界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同时保存好自己的自然资源，维护好自身的自然环境，把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和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但目前美国失业率高企、减赤压力重重、经济复苏乏力的现实，都极大地阻碍了美国经济战略的顺利实施。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却平稳而且较快，目前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预计今后10年，中国将实现年均9%的经济增速。于是，在美国眼里，中国以及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庞大的贸易顺差，对3年前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当前美国经济复苏放缓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他们认为，解决这样的贸易失衡，要靠人民币汇率重估和升值。而实际上，根据美国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自2001以来，美国对华贸易赤字逐年下降，但就业岗位也减少了近280万个，这就足以证明人民币汇率并非造成美中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由此看来，人民币汇率是无辜的，美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连连施

压，就是梦想为美国经济战略得以顺利实施开路，更是在拯救美国治理经济措施方面黔驴技穷的表现。

人民币汇改应坚定走好自已的路。首先，中美应建立经济互信机制。就目前而言，中美经济互补性强，互相兼容互相依赖显得更加重要。中国需要美国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美国也需要中国的资金、市场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如果中美两国在经济互信中相互谦让、相互包容，经济关系就会走向更加密切。反之，在美国对中国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手段进行制裁情况下，可能会诱发贸易战，结果只能落得两败俱伤，得不偿失。

其次，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温家宝总理指出，人民币汇率稳定有利于中国和世界经济。所以，笔者认为，中国应密切关注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不断增强人民币汇率灵活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尤其是保持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基本稳定。

再次，人民币汇率改革应遵循市场规律。应该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币或会进一步升值。但人民币汇率变动以及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都要遵循市场规律，还要与国内经济的发展与结构调整相适应。处理人民币汇率问题，理当考虑中国切身利益，中国不应也不可能为金融危机买单，也不可能为当前美国经济复苏步伐放缓买单，那种以单纯损害中国经济利益而形成的所谓平衡世界经济之举行不通。

另外，进一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可以说，目前乃至将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是人民币汇率改革面临另一重要课题。只有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则维护人民币的利益才可能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事情。可以说，人民币国际化改革已是大势所趋。不过，人民币国际化，也只会对美元国际货币地位形成助推作用，绝对不会形成对美元的挑战。对此，美国方面应有足够的认识。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教授，高级培训师）

■元来如此 | Xiao Guoyuan's Column |

克鲁格曼也有偏激的一面



肖国元

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是世界著名的经济学家，是自由经济学派的新生代，其理论研究领域是贸易模式和区域经济活动。1991年，凭借自己的卓越成果，他获得“克拉克经济学奖”。2008年，克氏因为在研究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领域颇有建树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从而蜚声国际学术界。总之，就经济学理论造诣而言，克氏的理性、科学以及严谨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

不过，这并不代表他的行为就是理性与严谨的，就遵循了他自己的理论指引。这从他在中美有关贸易、汇率的冲突中的表现可以看出。尤其是2008年以来，凭借自己的诺奖得主身份，克氏频频发表有关中国汇率问题的言论，呼吁对中国实施制裁。仔细斟酌他的有关言论，我们会看到一个理论家如何在现实中丧失了理论的理性与尊严而陷入不可自拔的境地。

眼下，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正在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发起一项提案，希望国会通过提案从而给中国施压，以期达到改变中美贸易不平衡、从而扩大美国国内就业的目的。虽然这不是什么新话题，支持提案的理由也没有半点新颖之处，但在美国国内仍颇有市场，一如既往地受到许多议员的欢迎。而这一切的理论舵手就是大名鼎鼎的保罗·克鲁格曼先生。

10月2日,《纽约时报》刊发了克氏题为“让中国承担责任”的文章。其主要内容摘译如下:

世界经济的惨状反映了许多参与者的破坏性行动。但是，许多参与者行为不善的事实不应该阻止我们让个别不良参与者承担责任。这正是参议员领袖本周正在做的事。他们正在审议将对中国和其他货币操纵者给予制裁的议案。

请问问问你自己：恢复全面就业为何如此之难？房地产泡沫已经破灭，而消费者的储蓄水平也超过了前几年的水平。但是，美国一度能够在没有房地产泡沫、储蓄率比现在还高的情况下实现全面就业。什么情况发生了变化呢？

答案是我们的贸易逆差比现在少得多。如果我们每年没有近50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恢复经济健康看上去就更加容易。然而，要减少贸易逆差，就要提高美国产品的竞争力。这意味着我们需要美元贬值……美元贬值非常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能够并且应该对压低本国货币市值的国家采取行动。这些国家的行动阻碍了我们迫切需要的贸易逆差的下降。而这首先意味着对中国采取行动。反对让中国承担责任的理由都经不住认真审查……

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克氏的逻辑：美国经济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原因在于贸易逆差太大，从国外进口的商品太多，以致美国人的饭碗被外国人抢走了。而之所以美国进口太多，是因为美国商品缺乏竞争力。之所以美国商品没有竞争力，进口商品价格低廉，原因在于它们的汇率被人控制在偏低水平。由于非经济地人为控制汇率，

由此造成美国经济疲惫，因此美国急需做的就是让参议院尽快就有关人民币汇率的法案进行表决，以“惩罚”中国操纵汇率的行为。

从上面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克氏逻辑的破绽：

其一，将美国经济陷入悲惨境地的责任归咎于中国对美的贸易出超，不仅不符合基本事实，也不可能得到理论的确证。而将“许多破坏者”需要承担的责任挪到中国一家头上，更是显示出了克氏的偏激与狭隘。

其二，自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发生了许多积极的变化，诸如房地产泡沫破灭、储蓄水平上升等。但是，这并不等于经济立马走上恢复之路，更不表明美国经济能恢复到危机前水平。危机之后的疗伤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除了房地产、储蓄之外，经济本身还面临信心恢复、金融机制的调适以及外围、尤其是欧洲经济状况好转等一系列问题。单就储蓄水平的短暂回升等判断经济的症结在于人民币汇率问题，难免掉入以偏概全的陷阱。

其三，商品竞争力不仅仅是价格的竞争，而价格的高低也不仅仅与汇率有关。价格虽然是商品竞争的综合性指标，但廉价并不是商品畅销的通行证。中国商品之所以在美国畅销，恐怕更大程度上缘于品种结构以及与此有关的美物美价廉。实际上，就美元汇率而言，自2008年以来，其对人民币的比价大幅下降，由1:8.25降到了目前的1:6.40之下的水平。也就是说，三年时间内，人民币升值超过25%。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的商品仍然大受欢迎，将原因归结为低廉价格是说不过去的。当人民币还在升值途中，克氏借机向人民币汇率发难，这样的做法除了政治意图之外，很难从经济学上给出合理的解读。

我们看到，与此同时，美元兑日元、欧元等主要货币的比价大多处在升值状态。其中美元兑日元从2008年初的1:120左右升值到目前的1:80以下水平，累积升值高达30%。按照克氏的理论，美日、美欧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也是导致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因素。如果这样，单拿中国开刀，不仅显示出某种刻意的偏激，也表明克氏是有意识地选择性地偏离了自己理论上逻辑严谨的一致性要求。

其实，即使在美国，反对上述提案的也大有人在。他们认为，虽然美国的贸易赤字持续了几十年，对华贸易赤字在其中的比例也不断扩大，但终止对华贸易赤字未必就能扭转美国的整体贸易失衡。因为其他没有人为压低市值的低工资国家轻而易举就能取代中国。很多中国商品的零部件已经在其他地方生产，进口到中国组装，再出口到美国。美国进口的中国商品只有20%至30%的价值会受到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已经意识到，为了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与产业升级，过去那种汇率政策绑住了自己的手脚。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就是从固定汇率到浮动汇率之间存在一个断层，从而形成悬崖。一旦政策转换，许多中国企业就会摔下悬崖而一命呜呼。而适当保持汇率的弹性，就是让企业在汇率波动中保持自己的优势，挖掘自己的潜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就像固定价格养懒汉一样，固定汇率下的企业也是没有生命力的。因此，改革过去那样的汇率制度不仅有利于对外经济合作，也攸关自己的钱途，是中国人自己的利益所在。

因此，即使克氏的主张有可靠的理论依据，也只是许许多多情形中的一种，充其量只有百分之几的正确性。从理论角度来评估克氏的言论，我们看不到应有的深邃与高妙，看到的就是政治上的叫嚣。作为一个有名的学者，这样的叫嚣，除了偏见，几乎是不可理喻的。

联系我们

本版文章如无特别申明，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也不代表作者供职机构的观点。如果您想发表评论，请打电话给0755-83501640；发电邮至ppll18@126.com。